

归去来兮？！

※ 周玉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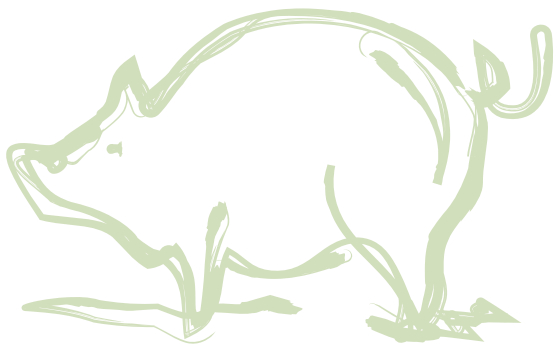
本文综合整理土地正义联盟朱凯迪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上发言及相关资料而成。作者周玉珠为本文集编辑。



偶尔和初来埗到的外地朋友闲聊，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大家不约而同都提到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建筑物之间的间隙很小，甚至抬头“不见天日”云云。这样的比喻听来可能有些夸张，但至少和应了少时教科书对香港的描述：地少人多，寸金尺土。

土地何价？

2013年的香港楼价直逼甚至超越1997金融风暴前的颠峰时期，升斗市民尽在高呼地产霸权，在漂亮的经济数字背后，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和质素却变得越来越狭窄和恶劣。如何脱离香港政府长期以来那种将土地与经济数字挂钩的思维，似乎是美好生活的出路。曾几何时，脚下这片土地本来是一大片绿意盎然的农田，农人辛劳种植的稻米和蔬菜作物，滋养一代一代人的生活和生计。元朗丝苗更曾是一级名米，教许多香港人引以为傲。其实，只要翻看香港近代的历史地图，就会发现，香港原来曾是农业聚集之地，而且就在并不遥远的数十年前。



粮食安全 = 维稳 + 形象工程

前英国殖民政府一直关注香港的粮食供应问题，特别是1925年爆发省港大罢工后，大陆供港粮食出现紧张，殖民政府意识到个中危机，认为需要自谋出路^①，自行生产农作物，因而积极资助成立新界农会，又每年举办农业展销会，以推动本地农业。1934年，更成立农业专职部门，向小农贷款，成立合作社，并鼓励及指导小农种植等等^②，务求在粮食上做到自给自足，以免受制于人，因粮食不足而引起恐慌，触发社会动荡。战后，大批难民涌到香港，港英政府实施合作社条例，让新界移民种菜或养殖禽畜维生。

不过，农业真正成为政策，是港英政府于1946年成立蔬菜统营处（下称菜统处），建立蔬菜统销制度，保障农民免受中间剥削及获得较合理菜价之后。政府推出扶持与保护农民及农业生产等一连串举措，当然也有政治上的考量，改善农民生活，在在都能为英国殖民管治赚取分数。不过，农业的黄金岁月，很快就因为香港经济转型、政府政策转向及大陆改革开放而备受冲击。一方面，香港经济从农业慢慢过渡到制造业、工商业和金融业；另一方面，政府陆续收地发展新市镇，以纾缓日益膨胀的人口压力。随著整体土地政策出现转变，土地用途发生转向，越来越多人放弃务农，农业逐渐萎缩，而来自内地的蔬菜大批涌入香港市场，也使本地蔬菜生产一蹶不振，至今差不多已经要完全依赖进口粮食。

过去二三十年间，香港的荒废农地一直维持在4,000公顷左右。虽然农地面积急剧下降，农民的数目亦从1961年11万多人，骤减至今时今日的4,000多人，不过香港的农业并没有绝迹。根据政府公布全港还有1,875个点，包括传统的菜场，也有上年纪的菜农耕种，另有大概100多个有机农场等，但多定位为休闲农场。^③不过鉴于许多农民都是租地耕种，只要地主一卖地，多年心血就马上化为泡影。



城市人对农的感悟

近年，因政府收地开展公共工程而迫迁农民的事件，屡有发生，其中因兴建连接深圳广州的高铁项目而引起菜园村抗争，就是一例。在收地抗争过程中，有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青年或关注香港土地公义的团体，为受影响的农村和农民发声。关注不同土地议题的组织者及社群组成的社运团体应运而生，土地正义联盟（下称土盟）^④便是其中之一。

土盟认为，“城市与乡郊不能割裂，城市侵占乡郊绝非必然，而近年城市旧区的士绅化发展，更非港人所乐见的发展模式”。土盟相信，“只有恢复本土农业，香港的乡郊生活才得以持续，唯有捍卫老区的草根生活和社区经济，城乡关系才可持续发展，共存共生。”^⑤

在支援菜园村抗争运动的过程中，声援的社运人士深切体会到政府的土地规划混乱，对农业及粮食冷漠而缺乏远见。此外，在所谓发展的过程中，影响最贴身的居民往往只是被谘询的对象之一，遑论民间的参与。土盟对征地趋势进行的分析追踪发现，香港人对农业感到陌生和疏离，抗争运动只能抓住媒体对激烈场面的短暂注意，土地运动若要延续下去，必须得到更多香港人的认同，明白土地的真正价值。

菜园新村——新农村试验场

菜园村，一个没没无闻的新界农村，因香港政府2008年底正式拍板兴建高铁香港段的方案，宣布收回土地，触发一场“反高铁，保菜园”的社会运动，也唤起不少香港市民，特别是年青的“八十后”和“九十后”对何谓“发展”的觉醒，反思与探索。

虽然兴建高铁最终仍一锤定音，传媒对菜园村的热情亦已逐渐降温，但运动的火苗并没有就此捻熄：在菜园村留守到最后的47户村民最终另觅新址搬迁，重建菜园新村，而在事件中一直与村民并肩同行的城市中人，如土盟成员之一的朱凯迪甚至迁进八乡居住，与村民一起，尝试在这个城市中建立农生活的空间，营造一个城市中的农耕社区及生活方式，向大家展示农耕的价值，一种有别于事事以“经济增长”衡量价值的发展观。

“我并非喜爱危机，也不是喜欢被人赶走，我的问题是，若我们不被人赶走，是否可以过比现在好的生活？”朱凯迪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集体搬村的户数确定下来后，“那便是一个新的社区。”^⑥从不迁不拆、搬村建村、社区营造^⑦到推动永续农业^⑧，他们要建设的是一个以居住、生产、及社区的组织组成的乡村，一个香港史无前例的新农村计划就此展开。

生态村的示范 展现农的可能

社区要营造起来，需要社区民众的共同参与。从抗争到建村，村民在外界支持及声援中获得力量，变得越来越敢于表达意见，据理力争。虽然菜园新村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面对很多挑战，例如造价高、每户承担力不同等等，但村民经过讨论和商议后，决定将14万呎土地的四成多，归“菜园新村有限公司”所有，日后若要变卖土地，必须得所有股东通过。此外，又决定以集体公有制方式，规管土地、房产、公共事务和合作耕作。

为了将边缘化的农业与社区结合，并建立以保育土地为宗旨的社区，土盟及新村居民邀得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副教授王维仁协助设计。按照规划，菜园新村还加入生态元素，尽量保留原有的生态系统，如村内原有的龙眼树林及鱼塘，而家居废水则透过排水系统循环，用作树木灌溉等。对村民来说，新村，不止是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也是一种示范，透过新的生活模式，展示人对土地应有的态度。

地区报 导赏团 实践社区营造

菜园村位于八乡，但在菜园村抗争运动中，村民并没有得到作为“本地人”的八乡村民的声援，反而是“外来”的城市人进来撑他们，使之成为全港性的事件。若当地人都都不关心自己的土地，可以怎么办？究竟怎样才能提升当地人对自已土地的情感，以及发动人关心土地和农业？在土盟成员及菜园村村民的共同探索下，一个将八乡居民连系起来并凝聚社区共同归属感的社区营造方案，逐渐成型。

菜园村村民和土盟为营造社区而设计的内容很多，包括种菜、开设市集、发动集体厨余回收、出版《八乡锦田地区报》让八乡人互通消息，设立八乡绿色生活社和举办行为艺术表演活动等，希望藉此逐渐把不同类型的人组织起来，并且向大家证明，社区和农业，应该并存，不应分割。

地区报的原意是想增进在当地居住的“过客”对八乡历史的了解及农业的支持，始料不及的是，地区报的忠实读者竟然是长居于此的“原居民”^⑨。这也不难理解，这些本地人对八乡历史及事物多了如指掌，也特别有情感，而地区报误打误撞，因而打开与他们对话的一扇窗，都有助今后凝聚社区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与此同时，为了把土地保育精神推广出去，现在每逢周六及隔个周日下午，菜园新村的村民都会举办导赏团，让外来人走访，参观耕地和临时屋，更会提供点心和农家菜，让城市人一起见证新村成长，可说是城乡互动的一个实践场所。

八乡人食八乡菜 重建社区关系

说到营造社区，必然牵涉到建立社区网络。由菜园新村村民冯汝竹等发起，土盟成员支援的“八乡人食八乡菜”，正是透过种菜、卖菜，希望能在八乡的本地人及外来居民中建立一种社区归属感，希望社区中人都能支持社区内的农业种植，并唤醒人们对土地的关心，珍重食物生产过程。

过往农民收成后，会把作物拿去合作社换取酬劳，但村民为了证明“就业就在家门口”，务农也能够糊口，于是组成了实践有机耕种的农业先锋队。

农业先锋队中坚份子之一的冯汝竹本是菜园村村民，后来到城市读书及工作，因菜园村抗争又返回农田种菜。冯汝竹说：“香港不是只有服务业和金融业，香港需要绿色经济，香港需要有自己的农业，为自家提供安全粮食。”

要让“八乡人食八乡菜”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可能，需要社区中人的支持及参与。概括而言，八乡一带的居民可分为三类：当地原居民、租田耕作的佃农以及在其他地区迁居当地的住客。“区里面的人是分裂的，从城市搬进来的人只是住在一个屋子里面。这里有开放式的原居民村、散村，也有封闭的乡村，他们与外面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与宠物散步时才会出来户外。”冯汝竹说：“但是这些都是我卖菜的重要市场。”

一般有机农夫割了菜，都是租辆小型货车，交到有机菜店或农墟摆卖；但农业先锋队会骑单车把瓜菜亲自送到订户府上，或运到锦上路西铁路站，跟乘铁路回家的客人面对面交收。“八乡人食八乡菜”可说真正实践了“原区种植，原区运输，原区销售”的“在地吃”精神。

有时，冯汝竹等也在菜园新村内举办展销会，提倡健康生活概念；也有提供来电即时收割送菜服务。如果遇上公众假期，村里居民外出度假，冯汝竹就把剩下的菜，用来堆肥或留种。虽然“八乡人食八乡菜”也有在面书Facebook上卖广告，给公众订菜，但最主要的顾客还是八乡人，因为该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在社区内凝聚一股力量，让吃有机菜的人，渐渐关注农地保育。

有消费者当然亦要顾及生产者，“八乡人食八乡菜”还建立一个市集，让其他农夫的菜一起放出来，让大家共同选择。

新生活馆 农生活的自主自足

菜园村村民并不是唯一对生活怀抱梦想的人，在同样的土地上，一群汇集了大学生，教授和摄影师的城市人，在声援抗争后期，成立了菜园村生活馆，要体验和实践农耕生活。2011年初，新生活馆农场在离新菜园村不远的八乡谢屋村几万呎农地上建成，当起半职农人来。

这批城市青年认为，保护农村须从亲身实践农务工作做起，因此，和过往因生活压力只能种田糊口的菜园村长者不同，新生活馆的成立旨在重构农业运作中的生产和生产关系，希望重回土地及大自然，思考、想象、探索从而栽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学习过程，他们跟随香港永续农业关注协会的袁易天老师学习永续农业，明白到不能无止境地向土地苛索，在耕作时特别考虑如何令土地愈种愈肥沃。“我们尝试轮流以旱田和水田形式耕种，把握两者相辅相承的关系。单做旱田种植不能全面护养农田，水田可以让泥土处于另一个状态，补充旱地的缺失。旱田与水田，两者轮替种植，是实践农耕的全面体验。”新生活馆的周思中和李俊妮解释道。

更重要的是，在新生活馆里，这群城市人透过耕作，明白到人与土地的连结，也从务农中体会到何谓自主生活和自给自足。的确，大自然有一套城市人不易察觉的运作法则，只有亲近它、明白它，与它和谐共存，才能明白如何过自足自在的生活。新生活馆，为这个城市社区开拓了一片农的天地，让人重新审视农的价值与及农耕生活的可能。¹⁰

战线的蔓延 农业的再生

在菜园新村为农耕未来，努力开创天地之际，战线的另一端，是位于粉岭且被新界东北发展计划¹¹包括在内的马屎埔居民。和许多其他农地一样，由于政府并没有规定土地发展的时限，许多地产商在多年前已向居民大肆收购及囤积农地，马屎埔的农地早于七十年代已被地产商收购，一俟收地发展，村民就随时有被赶走之虞。

一群关心永续农业发展的年轻人几年前跟在马屎埔剩下无几的菜农携手合作，继续农耕的生活方式，向公众介绍香港农业状况的例子，以及呈现社区农场与社区互动的方法，以引起更多人对香港农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认识和关注。他们于2010年仲夏在马屎埔成立“马宝宝有机农场”，努力筹办连串推广活动，包括社区农墟、导赏、演唱会，支持独立音乐人，以及为农村开展艺术活动等文化表演，其中农墟更是城乡互动的重要实践场所，组织各种食品制作班及耕种班，村民耕种的有机蔬菜，其中一个销售渠道为隔壁大厦的市民，并跟隔壁的大厦收集厨余堆肥，藉此相互交流的方式建立关系，争取对方成为其抗争运动的支持。

结语

或许，正如朱凯迪所说，顾客即使知道蔬菜来自哪个农场，却未必会主动关心那片土地，但如果自己每天食用的瓜菜，来自附近的农地，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摧毁农地形同影响自己的粮食供应，因此“当人和农地亲近起来，就不会对它的生死漠不关心。”

环视世界各地，不少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在城市化的洪流中，仍积极保育农耕，例如法国针对大巴黎区于2008年制定了“都市农业发展政策”，新加坡规划出2.1%的土地发展本土农业等等。相反，曾经豪言说要成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却没有同样的识见。按政府数字，本港农地占土地总面积的5.4%，但绿田园却指出实际数字只有0.7%，远远低于大巴黎的52%、上海的32.5%、北京的24.7%，甚至比伦敦8.6%和新加坡1.1%都要少。¹²

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包含设法为农耕赋予新的功能，

例如德国建立“市民农园”，由政府将公园土地租予市民，进行非商业模式的种植，让居民体验农家生活；日本则发展都市农业模式，如观光型农业、现代化农业及生产具特色农业品等。

近年有机蔬菜在香港本土多有推广，令香港市民对农业的支持度，比十多年前大为增加，而休闲农场就更是消费者教育的好去处，有助推动香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而社区农场的实践纵然只是开始，前路漫漫，但至少是一步一步，将脚下的土地开拓出一小片天，该怎扩大农耕空间，重现农的可能性及价值，并在农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可能性，则是所有心系香港的居民需要共同思考和探索的。



① 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37

② Strickland C.F., *Report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a co-operative system in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of Hong Kong, 1935, P:139

③ 摘自土地正义联盟成员朱凯迪在2012年10月“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发言。

④ 土地正义联盟机构简介见附录一。

⑤ 摘自土地正义联盟成员朱凯迪2011年7月5日在香港独立媒体撰文〈土地正义联盟七一香港家书：打倒地产霸权 重建尊严生活〉。

⑥ 摘自《菜园留复往来人》148-154页，菜园村支援组影行者出版，2013年。

⑦ 参考附录二：“社区营造和社区大学”。

⑧ 参考附录二：“永续农业”。

⑨ 指在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即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区）前已在各乡村定居者及其后人。

⑩ 参考本文集香港篇另文：〈香港社运青年的归农路〉。

⑪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是香港政府的土地发展计划，将古洞、粉岭北和坪輦/打鼓岭的农地划出为新界东北新发展区，作为住宅和商业发展，不过，由于发展计划大部份面积为中低密度私人住宅，公屋比例太低，并且破坏香港自然环境，因而引起不满。

⑫ 参考香港独立媒体2013年1月29日曾焕琳刊文“香港农业论坛一碗叉烧饭——反思香港农业出路”。